

我的石阡

Shi
Tian
WODE SHI QIAN

WOODESHIQIAN

陈启基 /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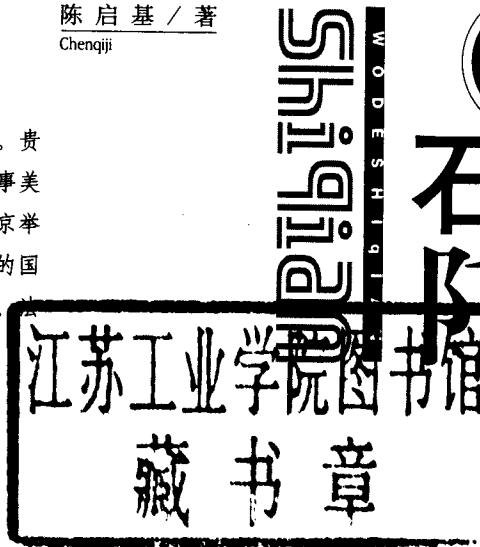
Chenqiji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我的 石阡

陈启基 / 著
Chengqiji

陈启基。1946年生于贵州石阡。贵阳市美术家协会理事，多年从事美术创作，曾在贵阳、昆明、北京举办个展。作品参加过美国举办的国际展览。在北京、深圳、香港、美国等地均有收藏。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石阡 / 陈启基著. —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06. 9
ISBN7-221-07521-2

I 我... II. 陈... III. 石阡县 - 概况
IV. K927. 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3452 号

我的石阡 陈启基 著

责任编辑: 夏文琦

特约编辑: 彭念谷

封面设计: 曹琼德

版式设计: 张 冰

出版发行: 贵州人民出版社
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)

邮 编: 550004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贵阳快捷激光印刷厂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字 数: 280 千字

印 张: 14. 6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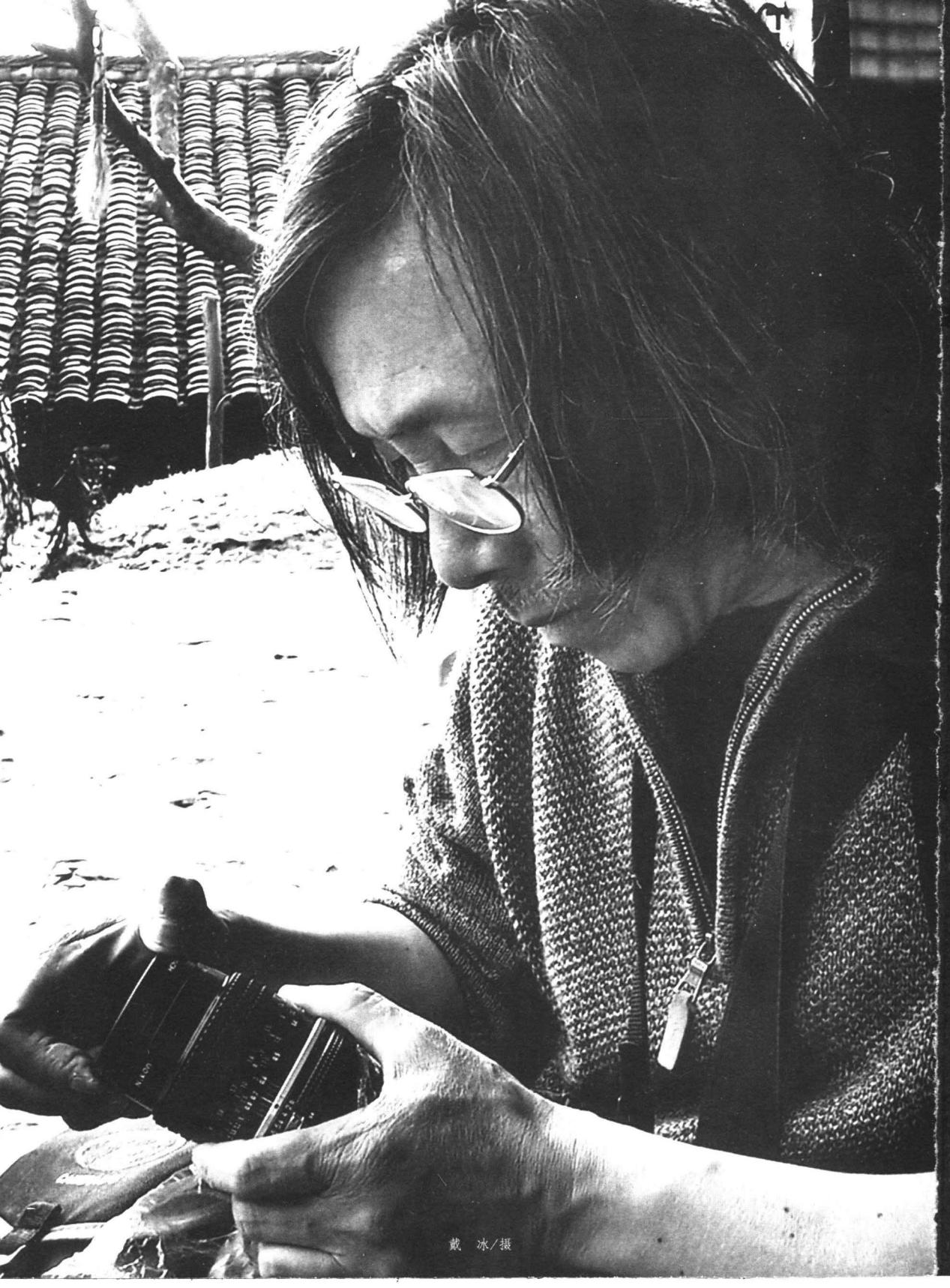
印 数: 1000 册

版 次: 2006 年 9 月贵阳第一版

200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-221-07521-2/K. 957

定 价: 38. 00



戴冰/摄

序

正因写实 转成新鲜

——读《我的石阡》

■ 戴明贤

认识陈启基君多年了，知道他多才艺，极勤奋，在油画、现代艺术、摄影等方面都有成就。近日托人捎来一个沉甸甸的袋子，一看吃一惊：冷不防他又写出一部书来了。一路读下去，发觉精彩不断，竟有点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感觉。

这是一部自传性的散文系列。但正如《我的石阡》这一书名所示，他主要不是自叙经历，而是随着个人经历，讲述那个时代那块土地上的人和事。这是一些人的历史，也是一方水土的历史。

启基对我说，他没有写过文章，笔生得很。其实这正是他的优势，没有经验也就没有习气。所谓在山水清，出山水浊。他写得亲切实在，时时流露出对故乡、亲人、童年和平民百姓的深挚感情，全无花里胡哨的雕琢和矫饰。朴素的纪实文字，读了不仅增益见识，还能得到特殊的阅读快感。读完书稿，我从未去过的石阡仿佛成了曾经留下我一段生命的地方，我在那里有许多山民朋友，许多酸甜往事，许多迷人风景似的。鲁迅译鹤见祐辅的《思想、山水、人物》中说，培约德有句话：“书籍之中，最为希罕的书籍，是读的书。”威尔逊解释，这种书给予读者的，不是教训，不是知识，不是刺激、愤怒、发笑等等“有用的东西”，而是让不愿意蜷伏在小天地里的心找到伴侣，求得精神的更新，求得思想的摄取，求得头脑的自由任意的冒险，尤其是求得可以访到好友的大世界。启基的《我的石阡》，我读了觉得正是这样一本书。

启基的长长人生故事，从一个诗意的迁徙传说开篇。“江西48个姓罗的弟兄进贵州，途经石阡，在涉水过河的时候，一个小兄弟叫罗成留的踩着一条鲤鱼，他捉起鱼来说：‘鱼呀鱼，莫非我就该在这里落脚么？’罗成留抬头四望，这里地近府城，高山环绕，河水洄游，旁有温泉，后有飞瀑，是个好地方，于是他决定不走了，众兄弟洒泪而别。”启基祖籍湖南宝庆府北路龙回二堵秧

田湾，祖父跟罗成留一样，几经辗转，落脚到了这里。这种既平凡又传奇，既平淡又诗意的氛围，笼罩全书。而且那些人那些事，比因踩鱼而定居还精彩，还生动。

启基生于1946年，抗日战争刚结束；“吃长饭”的年龄恰遇三年大饥荒；就业年龄正值“文革”大动乱。生活环境又是一个偏远县镇，真可谓生于忧患，活得艰辛。7岁失去父亲，被婶婶赶出老家，妹妹也被送给乡下人，不久母亲也病故，他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，后来，他凭着求生的本能，莫名其妙地跟着几个人翻山越岭，找到了收养满妹的“亲公”家，受到这位善良老农的款待。后来他居然上完小学，进了中学，享受到“人民助学金”。人助金要开学以后才能评出来，他却是连买第一张饭票的钱也没有，只好坐在河边沙滩上，望着对面山上的父母坟墓流眼泪。16岁到水碾房做工人，从此走上自食其力之路。17岁碰上公路养护段招工，报名录取，分在龙井道班。道班远离人群，活又重，但他在这里结识了很多好人。他对父母、姐妹、道班同事、伙伴，都有生动的刻画，往往一两个细节，就会令人难忘。比如临终前叫7岁儿子递刀子让她解脱的母亲；一辈子戴同一顶帽子的70岁老汉，招工特别留意招孤儿，自己两个儿子却一直无工作的廖段长，等等。“侏儒寻妻”一段，一个矮小得出奇的侏儒背个大背篼到处转悠，流汗喘气，野炊露宿，满世界寻找负气出走的妻子，找了一次找二次。这真是一个精彩之至的短篇小说题材，是呆在书斋里永远想不出来的。而且如果落在小说家手中，添枝加叶，细致描写，绝对要大大逊色了。又有一段，回忆父亲死后，母亲养不活这么多子女，把不满1岁的满妹送给乡下人：“一个四五十岁的瘦男人背着一个湖南背篼，背篼的中部较小，并有许多小孔。透过小孔看到一双小脚在里面晃动，10来岁的三姐用小指头插进小孔去抠这双小脚，这双小脚便加速了在里面的跳动。四周围了一群小孩在观看。”抠脚的细节催人下泪，胜过呼天抢地的悲号。书中三教九流跃然纸上的任务，不胜枚举。

这位满妹长大成婚后，“家中的事务，山上田里的农活，全都是靠满妹。两个儿子外出打工也只能养活自己，后来又各自找了媳妇。满妹50多岁了，得了腰椎病。不能弯曲，走路都像根竹竿。她说，她命太苦了，母亲不该把她送到农村，她一直抱怨了很多年，希望自己早点死去，投生到一个好人家”。但是，“满妹觉得养父母对她好，从小养到大不容易。三姐们在石阡时曾想把她接回城里来，满妹都没放弃农村那个家。亲公死后还有亲婆，她不忍心离开亲婆”。启基对书中人物，大都像这样写出其后来的情况，益发浓郁了人生的况味。这样写非常好！

启基书中人物、故事和风景都极丰富多彩，引人入胜。人物有农民、工匠、教师、干部、纤夫、侏儒、哑巴、艺人、算命先生、医生、文化人、画家、地方史研究者、传教士、送给乡民的孤儿、一再逃跑的妻子，九流三教，七十二行，而且每个人物都散发出真人才能具有的独特性。由这些人扮演出来的人生活剧，一场场都是那么鲜活有趣。鲁迅评《红楼梦》：“盖叙述皆存真，闻见悉所亲历，正因写实，转成新鲜。”启基写作正是一例。例如他童年时看河船泊岸，打赤膊的船

工们在沙滩上砌灶做饭一段：

“这时从船舱里走出来一位较年青端庄的中年妇女，背上背着一个1岁的小孩，小孩耷拉着脑袋睡着了。妇女手里提一个铁锅，朝那堆砌石灶的地方走去，显然他们要开始做饭了，捡来的柴火也开始冒烟了。突然小孩哭了起来，可能是被烟熏哭的。这时我想到手中提的鱼，我很胆怯地对妇女说：‘给你’！这妇女用手摸摸我的头说：‘小娃，多谢你！我们不要你的鱼，你拿回去罢，可能你妈妈还在等你呢？’我拿鱼的手已经伸得直直的，无法收回来，便把鱼放在河滩上，扭头就跑了。我没有直接跑回家，而是站在很远的地方，回过头来看着他们。妇女向我挥手致谢，微笑了。我不禁也微笑了。”

这真是一个动人的人生场景，一个美丽的电影镜头。又如几个油画青年下乡写生，管装颜料被乡人当成“黄色炸药”报告给公安；却又被农妇认为是可以治她脚病的药品，前来讨要。这种匪夷所思的事，坐在书房里是想不出来的。

启基是画家，笔下的景致很多，城镇风景、河滩风景、深山老林、庄园寺院，无不历历如绘。如写城南7公里一带：“龙川河在这里迂回蜿蜒，河水在阳光下闪着粼粼波光，鹅卵石像珍珠般撒在弯曲的河滩上，湾塘群山及黑色的土窑，古朴的石头铺村寨及残败的周家祠堂夹杂其间。三面环水，风光秀美历史悠久的龙地坝，山石峥嵘的鸡关石及毛龙故乡鸡关村，悬崖峭壁和历代争战的十万屯，还有历代摩崖石刻集聚的太虚洞，全都集中在这几平方公里土地上。”视野开阔，气势雄浑，如读一幅色彩斑斓的巨型油画。

除了眼见耳闻，启基还根据史志典籍，写了石阡历史上曾经造福黎庶的好官、留下著述作品的文人、艺术家，写了号军、红军的悲壮故事；写了市井生活中的许多情趣。于是这部书稿平添了极为厚重的历史感和令人咀嚼不尽的沧桑况味。书中完整记录了老百姓对1958年“大炼钢铁”运动和“大办集体食堂”运动而编唱的顺口溜，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。中国自古极为重视收集民歌民谣，把它视为倾听人民心声、反映百姓疾苦的重要渠道，所谓“采风”者是，政府为此设专职人员。“故古有采风之官，王者所以观风俗，知得失，自孝正也。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

中国民歌民谣之“风”，绵延数千年而未歇，甚至不断发扬光大。只是忠言逆耳，许多人装作听不到，甚至当成大逆不道以坏事对待，徒自误国害民。

有一个外国作家笔下的人物说：“人不会因为在某个地方受过苦就不爱这个地方。”陈启基恰好因为受过苦而更为挚爱他的家乡。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艰辛岁月，几十年后流过他笔尖的，竟是不尽的柔情和温馨，正如诗人所吟唱的：

“一切都是瞬息，一切都会过去，而那过去了的，就会变成亲切的怀恋。”

中国古语又说：“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”，真是一点不错的。常人难以遭逢的艰难困苦落在启基身上，肉体和精神都吃尽了苦头。然而生活也真正玉成了一个坚韧、豁达、厚道的汉子。我曾

想下功夫研究研究贵州人的“山民性格”，读了这本书，觉得陈启基就是一个理想的“解剖”对象。

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有一段话说：“我多次发出这样的感慨，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，往往有事而无‘人’，或者有‘大事’而无日常生活的‘小事’，有帝王将相学者名人‘大人物’而无普通平民百姓‘小人物’，有人的‘外在行为’而无人的‘内心世界’。这其实都是反映了一种颇为狭窄，机械与粗糙的历史观的。因此，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进入40年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时，便给自己提出一个目标：一定要把研究的触角伸向普通百姓家的日常生活，将战争与文学对他们的生活与精神的影响，纳入研究视野。为此我作了许多努力，包括大量查阅当时的报刊与有关回忆录，虽略有所获而沾沾自喜，又为远不及理想而沮丧。”钱先生是从学术研究角度产生的感慨；其实有更多的爱书人从阅读角度有同样的遗憾。有一天他们看到这本《我的石阡》，一定会惊喜不置。

我国自古在“修史”之外，还要“修志”，就是要以“方志”来弥补“国史”只能写大人物大事件的局限。大到省市，小到乡镇，甚至一个机关单位，都可修志，把许多较小的地方人物和地方事件写出来，传下去。但方志毕竟还是“官书”，进入其中的人和事仍然不够“小”，更缺乏个体写作自由度和亲历性。随着时代的推移，人们越来越喜欢阅读富于个体性的人文调查、研究、亲历著作。陈启基的《我的石阡》在这一种类中增添了一本又新又好的书，十分可喜！

2005年9月10日写毕



一个美丽的地方

夕阳西下

走进大山间，县城山门一弯深谷空谷，先走，再走，再走。
巍峨的大山，山门，深谷，空谷，先走，再走，再走。
6月，二三月，一月，五月，八月，十二月，（为时）
6月，六月，七月，八月，九月，十月，十一月，十二月，
每走一段路，都留下足迹，和大人一样，大人和我一样，先走，再走，再走。
每走一段路，都留下足迹，和大人一样，大人和我一样，先走，再走，再走。

始终未能幸免

有一次，我去大方的珠场乡下，经过峡谷绝壁，巨石川流，爬到一个人迹罕至的陡峭悬崖，上面有一个洞穴庙宇，里面曾有几尊雕刻得非常精美的石雕菩萨佛像，都被红卫兵们找到，并把佛像推倒，把头砸断，我们去时看到佛像的头滚到一堆乱石下，有人用红布将它盖住。

文革的十年浩劫，销毁了数不尽的文物宝藏，石阡这片土地上也逃不脱这场灾难。造反派们无孔不入，翻箱倒柜，《成氏家谱》经历了百多年的历史，这下落到了造反派的手中。

手中熊熊的烈火燃烧着，多少文物宝藏在这烈火中化为灰烬。造反派们头戴黄军帽，背戴红袖章，手拿铁棍，虎视眈眈，目空一切。《成氏家谱》面对这熊熊烈火，命运就在造反派

神经脉搏跳动这一瞬间，成启宇先生这时正在贵州大学成为“批斗对象”，正愁没有罪证资料。

如此一烧，罪证不是就没有了吗？造反派在《成氏家谱》的封面上批注“暂不烧掉”，这本“罪证”就转到了贵州大学。贵州大学始终是有点文化的地方，虽身处文革，这毕竟只是

一本家谱，一本历史，就暂搁一边了。到文革结束，成启宇先生得到平反，得到公正对待。

张哥先生，这本《成氏家谱》又回到了成启宇先生手中。成启宇先生逝世后，这些遗物就交给了先生之子成文显保存。

成启宇先生1925年就读于贵州法政专门学校，1937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系，先后在广西桂林、贵阳、四川重庆任教，1940年返故乡，在石阡私立行健小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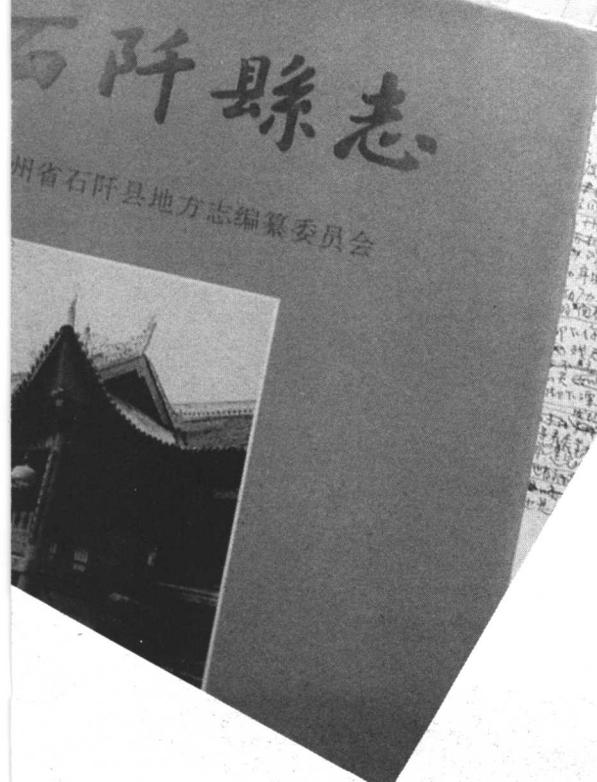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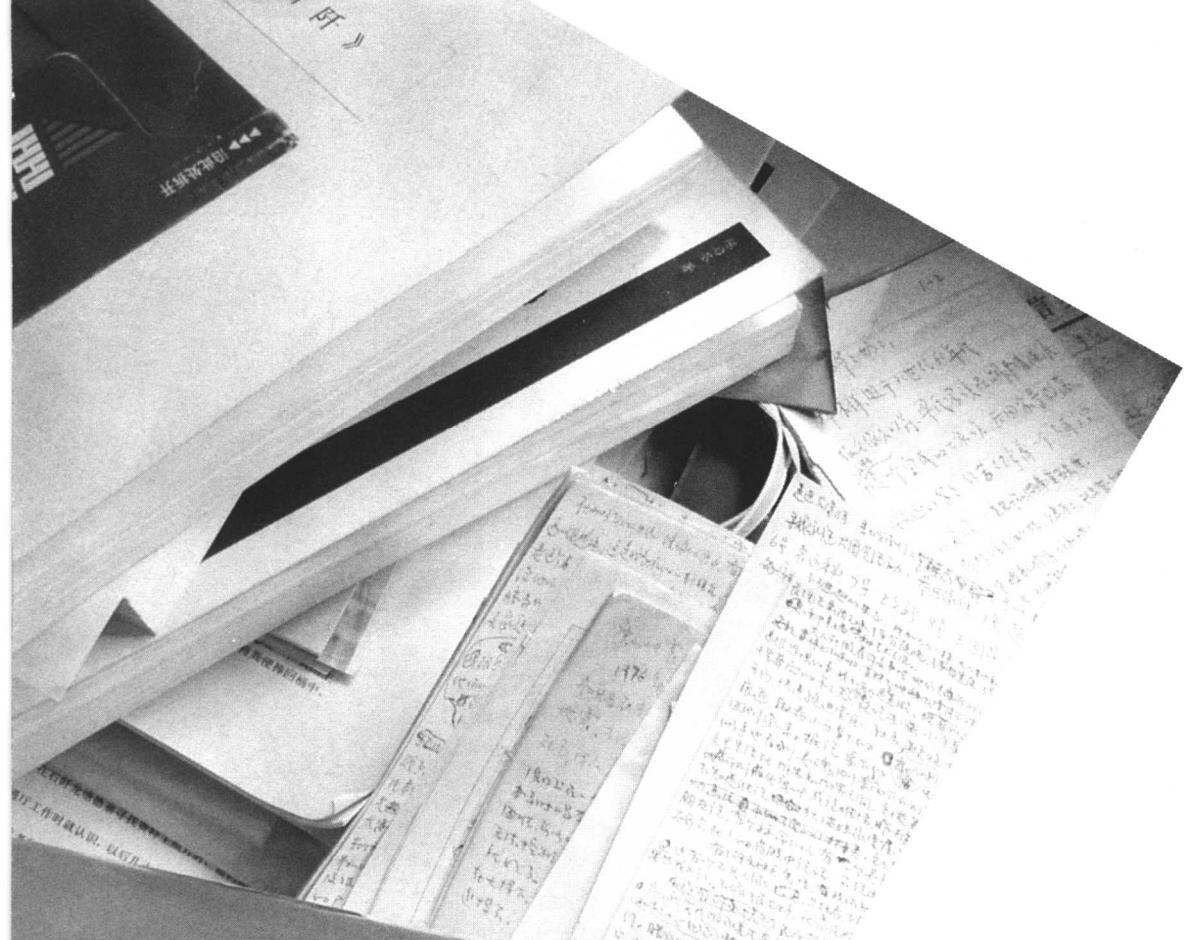
1945年春，石阡中学校风不正，教学质量每况愈下，县政府任命成启宇为石阡中学校长，

整顿校风，纠正校风，狠抓教学质量。1946年2月，石阡中学校步入正轨后，即

辞去校长职务，返回乡办学。1949年石阡解放，成启宇拥护新生政权，并在政府领导下

积极工作，打击土匪的各种破坏活动。1950年被选为支前委员会委员，第一区区长，协商

委员会委员。不久又调任石阡中学任校长。1951年当选为人民政府副县长。1953年调铜仁



序	戴明贤	> 001
I 五老山和它下面的城池		
逃 荒		> 002
米市坝		> 004
夜		> 007
哭石城		> 009
木盆、水桶		> 012
看热闹		> 014
闲暇的时光		> 015
岩盐、簸箕、铜钱		> 016
变 迁		> 017
满 妹		> 019
图像的来临		> 021
奔腾的年代		> 023
饥荒		> 025
北上鞍山		> 027
碾坊与北塔		> 029
路是人走出来的		> 031
西去大理		> 032
二姐夫		> 034
II 皂角树下		
河滩三结义		> 036
龙川书院		> 038
皂角树下的石板阶梯		> 040
两个小矮人		> 042
瑞雪兆丰年		> 043
母校情深		> 046
IV 路漫漫		
龙井道班		> 050
侏儒寻妻		> 055

再见大坤	> 057
培 养	> 058
廖 公	> 060
一幅未完成的风景画	> 063
一天改变命运	> 066
 IV 龙川河的故事	
纤夫与渡船	> 068
有阳光的日子	> 071
水 灾	> 074
一个美丽的地方	> 076
远古的回声	> 078
龙地坝	> 080
神汤洗心	> 082
地雪莲	> 086
最后的峡谷	> 088
雷家屯与石阡天主教堂	> 090
署理两江总督成世瑄	> 094
呕心沥血成启宇	> 097
二进毛家寨	> 100
 V 同路人	
松明山樵夏国光	> 104
邱石冥和他的故乡白沙	> 106
龙塘之子费特生	> 110
梅花欢喜漫天雪	> 113
寻“宝”的探路人	> 115
梦游夜郎古都二十载	> 118
古往今来	> 120
行走中的王春保	> 124
李德真与本庄	> 126
夏炎支教	> 129
民间雕刻艺术中的奴隶	> 131

VI 走进故乡	秦平寺与明悟师	> 134
	毛明超与道教	> 136
	三进太虚洞	> 138
	仙人街	> 141
	寻找伴云寺	> 145
	登上十万屯	> 148
	上楼上	> 152
	人与自然	> 156
	坪山尧上	> 158
	雨行千工堰	> 161
	花 桥	> 164
	公鹅长官司与石固高桥	> 167
	印把山之巅	> 170
	白龙山碗架岩	> 175
	极限佛顶山	> 178
VII 红军在石阡	魂断甘溪	> 190
	佛顶山脚下的故事	> 192
	困牛山百壮士	> 194
	无巧不成书	> 196
	铁匠杨通明	> 198
	忠魂永存	> 200
VIII 欢乐与辛劳的时光	最后的老人	> 202
	唐山之灾	> 207
	戏剧活化石	> 209
	翻滚的图腾	> 213
	绿色乡情	> 215
	不可逾越的禁忌	> 217
	从“咗火”说起	> 220
	后 记	> 222



I 五老山和它下面的城池

■ 逃 荒 ■



我家祖籍湖南宝庆府北路龙回二堵秧田湾。这个地名是我在家谱中看到的。至于“宝庆”，我最近在地图上查找，离贵州铜仁最近的应该是“宝靖”。那个“庆”字是写错了。爷爷陈世琪生于光绪七年（1881年），家境贫寒，一字不识。长年东奔西走，谋求生活。后与同乡张氏结婚，婚后随父迁至贵州王寨毛平街，这王寨在哪里，我也不知道。后来于1907年生长子泽高（我父），同年又迁回湖南洪江菜头。1909年生次子泽芝（我叔）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，时局大变，又迁至镇远四排居住。后因年岁饥馑，米价日涨。又于民国十四年（1925年），从镇远走古驿道逃荒至石阡。我奶奶是小脚，小脚女人要走100多里山路，可想而知多艰难。奶奶是宝靖龙回兴龙乡孙家坳了髻山人，一个农家女子，怎么是小脚呢？这我也没考证过。他们为什么到石阡，而不到其他什么别的地方？石阡这个地方，本土人并不是很多，大部分都是明代由江西迁徙来的。我看到一段古代迁徙的故事，说：江西48个姓罗的兄弟进贵州，途经石阡，在涉水过河的时候，一个小兄弟叫罗成留的踩着一条鲤鱼，他捉起鱼来说：“鱼呀鱼，难道我该在这里落脚么？”罗成留抬头四望，这里地近府城，高山环绕，河水洄游，旁有温泉，后有飞瀑，是个好地方，于是他决定不走了，众兄弟洒泪而别。（罗成留后为河边高寨罗氏祖先）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，父辈们选择了这个地方。

石阡位于贵州省东北，铜仁地区西部，乌江中游东岸一带。古代称“牂牁（zāng kē）”、“夜郎”的地方。县境内山峦重叠，同时也有田野平川，成为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斜坡地

带，大山深谷，地势东南高而西北低，水系南来北流，有龙川河、乐回江由北流入乌江。石阡温泉可谓得天独厚，远近驰名。这些高山深谷之间，有很多名山胜景，奇峰异石，幽岩古洞，山屯营垒，历代风物文明，荟萃于其间。

一座不大

的城池坐落在五老山脚下，这五老山是城东面的五座山峰，气势雄伟，横列如屏。南起第一山名龙山，海拔1064米，崖间有名载《辞源》的风鬼洞，洞口风



大，其深莫测。第二峰背负着云台山，历来是县城民众登高、朝山、观景之处。中峰元宝岩，圆融方正，形如一锭巨大的金元宝。第四峰高崖下是远眺府城的伴云寺。第五峰古名“侯山”，其峰崖高峻，崖下有两墩巨石，人称“金马、银马”。山脚下2000多米长的石城墙环绕古城，龙川河从南向北，靠城穿流。在最近，我看到一张石阡明清古建筑示意图，府城约几平方公里左右的土地上就有寺庙13座、坛3座、阁5座、祠9座、宫4座、楼殿各1座。形成古老的建筑群落。这令我想起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在古老的石阡，石城墙围绕的府城内，只有南至温泉，北至石阡大桥的一条靠河街道。这街约1公里长，从南起分为：上河街、中河街、下河街。在明代这条街道逐渐形成；文人官吏多住上河街，可能是近靠温泉，以便洗涤和休闲娱乐之故。以后中河街多为经商之人居住，直到我们这一代出生之后，都还知道有一家“蔡家店铺”，许多五彩缤纷的棉织品和日用品我都是第一次在这店铺里见到。由于人口逐渐增多，街道向北延长，有了下河街。下河街居住的多为劳动者，有鞋匠、皮匠、染布匠、篾匠、铁匠、裁缝、修理日用品等的手艺人，以及做小生意的都住在这下河街上。后来老百姓总结为“上河街的顶子、中河街的银子、下河街的锭子（‘锭’译音，指拳头）”。下河街确实有人喜欢打架惹事，但绝大多数人还是友善和睦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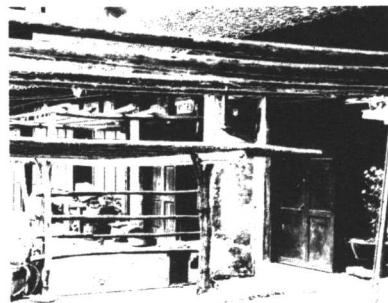
■ 米市坝 ■

我像一棵小草生长在下河街米市坝，从三四岁开始便记忆着许许多多的往事。最鲜明的记忆是金色的阳光洒在米市坝的土地上。街道和两旁的木房及屋檐、门窗、台阶，古老的柳树全是金色的。它们是那样的耀眼、温和而平静。这一切都在懒洋洋地享受着时光的流逝。街道那样安静，没有一个行人，只有那脸盆粗大的柳树，弯曲着粗糙的树干，散乱的枝条全都下垂着，蝉躲进这一丛从枝条的阴影中，发出有节奏的啼鸣，像给这宁静的日子伴奏和谐的音符。

屋檐下有一个摇着扇子的老大娘似睡非睡。我们就住在对面的一幢木房里，这里是米市坝靠河边的一排房子。这是祖辈从镇远逃荒到石阡若干年后购置的，1946年我出生在这幢房子里。这里的大门都是由若干块两米多长，50公分左右宽的条门组成，每扇门都可单独打开或全部打开，也可全部卸下，后面由一根很长的木棒闩着，开门关门都会发出“吱呀”的声音。

在很早的时候，听说米市坝是教场坝，是练功比武的地方。后来改成了米市坝，做粮食交易的场所。每逢赶集天，农民们都把自己种的粮食拿来卖，把这块不足100平方米的地方挤得水泄不通，背篼、箩筐、扁担、簸箕、量米用的升子，摆得到处都是。场坝上有卖米的、卖糠的、卖杂粮的，有讲话的、有喊叫的、有讨价还价的，人声鼎沸，震耳欲聋，要到下午太阳偏西时，人们才会慢慢散去。

一到“闲天”（不赶集的日子），街上连一个人也看不到，静悄悄的。一到夜晚，特别是夏季的夜晚，米市坝又热闹起来，不是赶集天的那种热闹，而是一种休闲的热闹。人们从自己家里搬出竹躺椅，抬出长凳子到米市坝乘凉、吹牛。我躺在长凳子上，仰望天空，天是那样的蓝，蓝得发黑，就像一块深蓝色的天幕罩在头上，璀璨的繁星在夜空里跳动，闪烁着。天是那样干净、透明，整个银河系就像在眼前，离我们很近很近，似乎我也是天空中的一颗星，融入无垠的穹苍。有时会过来一群同龄顽童，把我扳起来，挤坐在这条凳上，听大人讲鬼故事，讲得神奇而恐怖，狰狞而善良，讲得大伙都入了迷，既害怕又不愿离开。那时没有电灯，更不知电视为何物。家里只有昏暗微弱的桐油灯光一闪一闪的，人影像鬼影一样出现在墙上，拉长在门栏上，似乎已经分不出哪是人，哪是鬼。鬼时常在朦胧中出现，又在朦胧中消失。



》上图：米市坝的老房子

》右图：米市坝古老的柳树早已不存在，而现在的杨树已经变成了支撑面架的枯木